



原始儒家道家哲學

方東美 著

原始儒家道家哲學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註冊商標

1110 (七二一二三)

原始儒家道家哲學

著者：方東美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十一樓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業字第一八五號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西路一段五十六號·電話／五八一二七四一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電話／三九五二五〇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三一六八二九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電話／五八一六七九四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文化大樓·電話／三五二四二二一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五二一〇四一六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

定價：新臺幣精裝一七〇元 平裝一三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弁言

本書係方東美先生在輔仁大學講授「原始儒家與原始道家」的錄音筆記。方先生在輔大講學始於民國六十二年九月，終於六十五年十二月，主要內容爲：(一)原始儒家與原始道家，(二)中國大乘佛學，(三)華嚴宗哲學，(四)宋明清哲學。

方先生講學開始時，先講授「中國哲學精神」作爲「導論」，此項「導論」由傅佩榮先生作錄音筆記，現列入本書之第一章。第二章「原始儒家思想」之「尚書部分」，亦由傅佩榮先生作錄音筆記；第三章「原始儒家思想」之「易經部分」，則係由賴聲羽先生作錄音筆記，傅佩榮先生校訂。第四章「原始道家哲學」之「老子部分」，係由任慶運先生作錄音筆記，傅佩榮先生校訂；第五章「原始道家哲學」之「莊子部分」則係由楊士毅及方武先生作錄音筆記，傅佩榮及沈清松二先生校訂。

在整理「方東美先生講學錄音筆記」的過程中，以「原始道家部分最費周章。原因是方先生於民國六十三年元月起在輔大講授此課程時之錄音帶效果不佳，且不够完整。後來承方先生在臺大講課時之法籍研究生趙儀文先生幫忙，將他於民國六十一年方先生在臺大講道家哲學時所錄的七卷錄音帶捐出（見

第四章末段介紹)。此七捲錄音帶的前五捲由任慶運先生，後二捲由楊士毅先生費心整理了初稿，然後由傅佩榮及沈清松二先生校訂，但僅能就現有初稿作校訂工作。缺漏部分請讀者參考方先生著「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一書之相關部分。但爲使讀者能更容易進入本文起見，特在「老子」與「莊子」部分之前，分別加上一段摘錄，此等摘錄均見於方先生著，孫智榮先生譯，「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一文中（收集在黎明版方先生全集「生生之德」一書頁二九五——三〇三）。

本書記錄如有疏誤，概由筆記及校訂者負責。

方東美先生全集編纂委員會謹識



一代大哲 方東美先生

原始儒家道家哲學

目錄

第一章	中國哲學精神——導論	……	一
第二章	原始儒家思想——尚書部分	……	四五
第三章	原始儒家思想——易經部分	……	一二三
第四章	原始道家哲學——老子部分	……	一六七
第五章	原始道家哲學——莊子部分	……	二四一

第一章 中國哲學精神

導論

一、序說——講述本課程之緣起

各位同學：

剛才系主任說要換教室，我想不一定有這個必要，因為照齊克果的說法，在演講哲學或宗教的場合裏面，第一次很多人，第二次減半，第三次再減半，一直到最後只剩演講者一人在 *Monologue*（獨白）自己說，自己聽。也許下一次我們再回到小教室，甚至只剩一人。

首先我應當聲明：我不懂國語，我說的話是淮河平原的普通語言，諸位能够聽得懂嗎？其次，現在討論的題目是：「中國哲學之精神」，這在本人研究哲學的過程中有些曲折。我從小三歲讀詩經，在儒家的家庭氣氛中長大，但是進了大學後，興趣卻在西方哲學，後來所讀的書和所教的書多是有關西方哲

學的。直到抗戰時，才有了轉變，覺得應當注意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哲學，於是逐漸由西方轉回東方。

這期間還有一段插曲；當時印度剛剛獨立，印度的學者拉達克利新南到中央大學訪問，希望中國政府和學術界能夠幫助印度。談到印度人對印度哲學的興趣與中國人對中國哲學的興趣時，他問道：「從中國人念哲學的立場，對於西方之介紹中國哲學是否滿意？」我否認他的話。因為哲學大異於任何其他學問，別的學問可能客觀，哲學則不然，尤其是東方哲學，東方哲學所講的智慧是「內證聖智」（楞伽經），外在的經驗和事實只能助其發展。東方哲學首先當有內在精神。如果只在外面兜圈子，就根本不是內行。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雖然目前交通頻繁，西方也有不少名家，但是他們的精神與心態還是西方式的，所以沒有辦法透視這種內在的精神。內在觀照重於外在觀察。他又談到，雖然西方人重新了解梵文的重要，重新恢復了這種語言，但是仍然不能透入其精神。正因為印度學者不滿意西方人之介紹印度哲學，所以才自己出來介紹，他們在語文上受英國的影響，已經可以自由運用了；在這方面中國學者瞠乎其後，因為中國文字複雜微妙，數千年以來形音義雖稍有改變，仍舊是一種活的文字。中國人對此有一種 *Pride*（自豪），認為自己的文字足以表達自己的智慧。古代中國所謂的西方、西天，指的是印度，紀元後一世紀時，印度思想東漸，當時正值漢代，國勢強盛，民族自尊心重，於是設法翻譯外來語文。直到六朝隋唐，在各個譯場都有許多中國學者專家精通梵文。唐宋以後，重要經典已經譯成，便視梵文為不重要，歷史上，中國向來很少用外來語文向外人講述中國的文化 and 哲學，在近代也很少用西方的語文在西方傳播本國思想，不像印度所做的，能夠因而使誤會漸消。中國思

想的介紹大都是由西方來華學者所擔任，可是他們的心靈差別仍然存在，使得誤解愈來愈多。拉達克利斯南乃向我挑戰，用西方文字講中國思想，我便在中央大學逐漸由西方轉回東方。

到了臺灣後，我利用一年的休假以英文寫成 *The Chinese View of Life*（中國人生觀，一九五六），有人說這書名太謙虛了，此書實寫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中國人生哲學）。初到臺大時，我教的仍以西方哲學為主，一九六四——六六年間在美國任客座教授，與西方哲學直接接觸後，發現西方學生對東方哲學常感到困難，我於是由西方說起，辨其好壞，然後再講東方哲學，使他們更容易了解。在一九六四年東西哲學家會議中，我談到「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發現西方哲學家雖然專注於西方的智慧，可是對於東方哲學，尤其中國哲學，並沒有難處。在密西根任教時，發現青年的心態也有些改變了，他們對於東方幾位大家，對於中國哲學，漸不感覺困難。回到臺大時，反而看到我國的思想界偏差很大，關於這一點，老一輩的學人要負大責任。近五十年來，中國文化、典章制度、學術，都有現代化的必要，可是他們把現代化只看成西方化，口喊西化，但是對於西化並非由西方的根源談起，如：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只知道從外表去看，如：政治、經濟、商業等，前輩學人對此應為負責，因為這使得近代青年一直覺得西方月亮比東方圓。西方學者固然只從外表看中國，充滿誤解，但中國學者自己不少人忘本，使得中國青年由文字起，到思想習慣，都有一種內在貧乏症。這一點在西方也是一樣的，西方人的歷史觀念以為歷史是 *Linear Progression*（直線的進程），到了近代就把 *Progression*（進程）與 *Progress*（進步）混而為一，以為一切都是後來居上的。現代西方人說「上

「帝死了，宗教死了」，但是應當問問「是誰殺死了上帝？誰殺死了宗教？」老實說，就是西方人自己。他們使希臘、中世和近代古典文化都趨於毀滅，只知前瞻而不知回顧。以中世爲黑暗時代，只證明說的人是盲目，是知識上的盲目。因此西方青年也有「外國月亮比西方圓」的心理，使得中國、印度、日本的思想也能大暢其行，然而他們的立場只是未來主義，先把自己許多重要的文化遺產都遺忘了，再盲目地追求東方，可是又無法越過語言隔閡，於是談禪都成了狂禪，並無法解救西方的危機，所找的也根本不是中國文化中的精華。

所以，如果要使東西方相互了解，先應當觀念正確，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民族中，有真正的東方心態，再去研究西方。拿梁溟漱來說吧，他本身是一位好學者，可是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卻有些根本的誤解。譬如說，他一談到印度佛學，就說印度文化是「向後的文化」，這是根本未曾了解佛學。看到羅素，杜威到中國演講，以爲他們就代表了西方，以爲歐洲只有羅素，美國只有杜威；拿這兩人去了解西方，自然很淺薄，對下一代青年的影響也就不堪設想了。談西化，應當原原本本地由希臘到中世近代到當代。空袋子本身是站不起來的。各主要文化的決定因素，在希臘是哲學，在印度是宗教與哲學，在中國是藝術與哲學；我們承受中國的文化傳統，應當在這種優美的精神傳統中，先自己立定腳跟，再在自己的立場上發展內在的寶貴生命和創造精神，然後培養成內在的智慧，虛心反省自己的優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一九六六年我回到臺灣以後，在中山北路一家書店裏，看到一本中國哲學史，我真不知道它是怎麼

寫的？謝无量的中國哲學史雖然是抄日本字野哲人的，可是還抄得像樣，這一本書卻荒謬百出，中國人怎麼可能會寫出這種書來？我於是放下一切西洋哲學的課程，改教中國哲學，由上古、魏晉三玄、隋唐大乘、到宋明清新儒家哲學，一共花了四年時間，期待能有所收穫，可是下一代一些青年畢業後，教這門課仍然感到很困難，我便再重教一遍。輔大是個有新希望的大學，在臺復校後充滿蓬勃的精神，改掉舊的習氣，而由西方哲學原原本本研究起，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新的環境和新的青年，應當有新的希望。要去除舊病，以求得精神健康。我國五千年來，文化智慧的成就，希望同學們能有好的成就，一及百人，百及千人。

我在臺大開這門課，第一次四年，第二次三年，只講到大乘佛學。我摘要地寫一部書《*Nature and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按，此即後來定名為「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的英文鉅著），現在就是根據此書而講，以英文寫作，再以中文講述，哲學思想原來幾乎是不能翻譯的，現在經過這兩道曲折，難免有不少困難。當代也有不少人談中國哲學精神，其中有正也有誤。像馮友蘭的「新原道」由英國人翻譯成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的中國哲學完全是由宋明理學出發到新理學的觀念，只佔中國哲學四分之一的份量，再加上他之了解宋明理學乃是透過西方新實在論的解釋，因此剩下的中國哲學精神便小之又小。西方也有不少談中國的 *intellectual history*（學術史），但多半把中國真正的哲學內在精神犧牲了，再以西方的觀點去解釋，誤解難免就越大了。另外再看熊子貞，他從前研究佛學也是由宋明理學出發，大陸變色之後，他不幸沒能逃出來，因此他的「原儒」一開頭便不得不用應帝王

的方式，用歷史唯物論的語法，使共產黨以為他是同情份子；這種用八股文的方式應帝王，把儒道思想安排到近代科學唯物論及歷史唯物論，自然是極大的誤解。就像不少共產黨徒把 Berkeley 當作唯物論一樣，實屬無知。當然，熊子貞在共產黨的壓迫下，不如此便不能出版，這是值得同情的。

我這部書是就思想傳承、時代背景而作的，以儒家為例，由先秦、兩漢、魏晉直下宋明清。在先秦時代產生的許多哲學思想體系，應當就其時代精神去了解；兩漢時，由於國家、社會、典章制度都改變了，思想有新的發展，此時的儒家已經大異於先秦的儒家。再到魏晉，儒家衰退，道家興起，是為新道家，以王弼、何晏為代表人物，何晏號稱儒已入道，王弼則將漢代的易學、象數全用新的解釋。周易原自乾坤二卦，王弼卻由復卦說起，就是不再由哲學上的 *Ontology*（本體論）立論，不由乾坤推展到萬有，改用 *Me-ontology*（超本體論）的方式，由無推展到萬有，這是透過道家的解釋對儒家完全誤解。後代許多人由於文字的困難不能克服，講儒家由宋儒說起，由北宋五子、南宋及明清新儒家講起。事實上，宋明是十世紀以後的儒家，已經受六朝佛學、禪宗、新道家、道教等思想所影響，如果說宋明理學可以代表原始儒家，也是一種誤解。

近代許多作家並不是作家，而是文抄公，把大陸沒有變色以前的著作拿來抄襲而已。西方對於這點卻很負責任，都有附註的。不能以為住在這個小島上面，四面隔絕了，就可以把別人的著作拿來隨便抄錄。

在胡適的的哲學史裏面，重要如道家，他卻把老子看成反政治意識；孟子的重心明明在教育學說，

他卻根本沒碰上邊。另外也有人看佛學非常複雜難以整理，就到日本去亂抄。中國哲學通史很少人能寫，爲什麼原因呢？第一、材料不充分，第二、無法駕御材料。從三國起，原始佛學由西域（不是印度）介紹過來，後來玄奘去印度才把原始資料取回來。北宋以後能讀的人很少，只好束之高閣。古代到北宋的思想危機是原始的儒家、道家、佛學衰退，然後再有新儒家興起。學術是有時代性的，中國哲學的發展應當先把漢學的各門學問，包括文字、訓詁、典章制度等分開，其生命精神才是哲學。如顧炎武、黃梨洲等人是學問家，但不是哲學家。中國哲學到清初已經死了。

所有創造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哲學已經死了三個世紀。西方思想於是乘虛而入，朝廷與上大夫所知道的只是天文、科學等等應用思想，而無法得到西方思想的精華。

所以今天談哲學，根本上我們要認清：漢武帝時，原始儒家已經衰退了，漢儒所說的是經學。魏晉到六朝末年，道家哲學也衰退了，道教起而代之。北宋以後，佛學衰退而產生了宋明理學。到了清朝，因受異族壓迫，哲學生機早衰。我們如今受外力的激盪，如果回顧西方，尤其是希臘，再對照原始儒家，倒非常相似。如果了解希臘哲學深刻的話，也可以因而更了解我們本身。西方十四世紀時想要復古，回到古希臘，但是十四——十六世紀仍然辦不到，因爲文獻缺乏。十八、九世紀時西方學者所寫的西方哲學史，許多成爲笑料。後來才有許多希臘文、拉丁文專家，原原本本地從第一手資料去研究，所以十九、二十世紀產生了不少好的哲學史。近年來能寫好西方哲學史的人很少，大體上Catholic Scholar可以勝任這項工作，因爲他們可以直通第一手資料。中國哲學史亦然，首先當解決文字的困難，以當時

的思想還之於當時，再按系統傳續下來，才能獲得中國哲學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

二一、中國哲學之根本意涵

中國主要的思想體系，是由原始儒家、原始道家、魏晉三玄以及初期大乘佛學（所謂般若學）為基線，再促成六朝後隋唐之中國大乘佛學，這是在形上學方面，由外國傳入一種思想，至隋唐而成熟為高潮。此後高潮漸衰，到北宋初年，中國哲學本位的思想才復興，就是北宋五子的理學，至南宋、明朝轉變成心學，到了明末、清代在整個中國哲學的發展上並非高潮，而是漸入頹廢。哲學上的衰退彷彿太陽將下山時，再一個迴光反照，這就是繼宋明理學、心學之後產生的新儒學思想，由形上學之高度深度方面拉下來切近人間世之現實世界，這是因為新儒學多少接上漢學家的思想。清朝中葉以後，哲學死了。此時接觸西方思想，科學唯物論便乘虛而入。正如漢末不重原始儒道思想，印度思想便乘虛而入。清代哲學表面上看來是死了，其實它是受到新刺激，在一兩百年來，會再有新的高潮，決非膚淺的西化論者所能預料。外在的刺激使內在的創造衝動再生，所以中國一定會再有高度的哲學智慧。這是我的簡單的看法和希望。

現在進行討論課程本身的問題。在此之前，我常告訴同學，學哲學的人第一課題先要請他坐一次飛機。平常由常識看法，吾人生在人間世，但對人間世並沒有充分的了解。甚至生在此世，對世界也不知

欣賞只知咀咒。稍不如意，便由痛苦經驗去誤解、咀咒世界，認定它爲荒謬。在飛機上，由高空俯視，所謂黑暗痛苦的世界，卻有許多光明面。我曾經五次在美加交界的大湖區，由兩萬呎以上高空再俯視人間世，看到這個世界周遭被極美麗的雲霞點着了，成爲一個光明燦爛的世界，這種美滿的意象，正如 *Heaven on earth* (天國臨於人間) 實現了。關於這點，莊子很清楚，他的精神化爲大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在未上之時，昂首天空蒼蒼茫茫，而一上之後再俯視此世，由時空相對的觀點看來：「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因此人間世亦是美麗的，這可以糾正我們對世界的誤解。尤其今天太空人已經指點出了，吾人在地球上看見月亮（尤其中秋節），便以種種詩的幻想去欣賞；但是太空人身臨其境，看見月亮只是荒土一片。反之，由太空視地球，卻是六顏六色、輝煌美麗。學哲學的人如果只認識此世之醜陋、荒謬、罪惡、黑暗，就根本沒有智慧可言。應該由高空以自由精神迴光反照此世，把它美化；在高空以自由精神縱橫馳騁，回顧世界人間，才能產生種種哲學和智慧。

再以一個故事爲引線，引入原始儒家、道家、佛學之境界。中國文學在戲劇上，序幕時有一獻詞，以淺近的問題，把其中的文化意涵導引出來。這故事很簡單。相傳有一富豪，忽然興之所至，在山水明媚的地方設計一座大廈，建成之後裏面空空如也，他說：如有畫家在此廳畫上一幅巨畫，必可滿足我的心願。於是找來一位畫家，優予供養。

此畫家具有藝術才能，可是外表上怪異，他住入新廈之後，不務正業，整天遊山玩水，吟詩作詞，兩月下來毫無表現。這位富豪附庸風雅，竟也毫不干涉，又過了幾個月他才着急了。於是邀請畫家進入

大廳，將他鎖在裏面，依舊送上一切供養。可是他依然不畫。忽然半年之後靈感一來，便提筆在牆上作畫：下畫一小孩，小孩手牽一條線上達高空，線的另一端是一隻蝴蝶。原本是小孩放風箏。整個空間只是線條加上一隻蝴蝶，小孩牽着線，線上表現整個的寥寥天風，鼓動大氣，而大氣代表的整個力量 *play upon the thread*，小孩感受到整個力量集中在線上，線前把握在他手上。任何人要從事哲學思想體系的建立，除了坐飛機以外，在這世界上要平實實地像小孩放風箏，雖然不能超升入太空，但是宇宙神奇的創造力量卻在風箏的線上鼓動着，而線仍把握在小孩的手中。

在中國思想上這不是忽高忽低的魔術，而是發現中國民族集體智慧的線索。從儒家思想來看，在漢書谷永傳裏有「建大中以承天心」，吾國古代的傳統思想上，總是要發揮中庸或中道的精神。中字代表中國整個的精神。此符號代表整個宇宙全體為一大圓圈，如果站在某一方面，則成為偏見，應該貫串起來上下皆通，還須如中，使之平衡。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就是要了解、把握、體驗宇宙全體，才可以安排吾人的生命於其中，貫穿起宇宙生命全體的力量。可見哲學智慧的形成並非單獨成就的，哲學的高度發展總是與藝術上的高度精神配合，與審美的態度、求真的態度貫串成爲一體不可分割，將哲學精神處處安排在藝術境界中。所以儒家的主張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就是文化總體須有高度的形上學智慧，高度的道德精神之外，還應該有藝術能力貫穿其中，以成就整體文化。莊子也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中國人總以文學爲媒介來表現哲學，以優美的詩歌或造型藝術或繪畫，把真理世界用藝術手腕點化，所以思想體系的成立同時又是藝術精神的結晶。由於